青未了
写作周刊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齐鲁晚报
2022年3月21日
星期一

思／想／光／华 文／字／魅／力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向 平

【书里书外】

向古人学习生存之道

□钟倩

学者程抱一说过，真正的传统本身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现代性。通往现代性的路径有很多，但与古人对话不啻一条捷径。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《唐代五诗人》一书，就是与王维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的心灵对话，延续他在书院讲学的一贯风格，娓娓细说他们的生命遭际，深刻剖析他们的价值取向，还原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灵魂，借他们的苦难浇心中的块垒，以获得安身立命和安顿灵魂的双重力量。

通古今之变，攀精神高原。张炜走进五位诗人的斑斓人生，看似谈诗论道，实则是一场精神远游和艺术探寻：诗人的道德感、价值观、身份和立场，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。而诗歌，是古人追求的载体，也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五位诗人的排序本身也能彰显张炜先生的文学立场。《王维二十五讲》中，他提出“大尺度”和“小尺度”的诗学命题，对刻板的文学史论进行反驳。他认为，伟大灵魂炼成的途径有二，个人的勇敢投入和与厄运的不期而至。那么，王维是怎样直面的呢？建“辋川别业”，修行炼丹论道，“‘禅’本身即极大简化与省略，顿悟和了悟晦涩至极，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与宗教，还不如说是一个更为开阔、更具有含纳性的极其模糊的心智地带，这里可以包容更多的遁词。”一方面跳出夸大消极的美学陷阱，看到消极进取的深远意义，他从一个方向强化了诗境韵致，成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，空灵冷寂，禅意佛境，清静无为，简古淡远；另一方面参透四次隐居的精神走向，由朴素的消极到智者的散淡，是诗人的全部哲学：“王维一生都没有放弃儒家的伦理纲常，忠君爱君及家国情怀并未泯灭，只是将佛道的出世精神寓于生命之中，成为独善其身的一股必然助力。”张炜先生进一步指出真儒与真理一样，如日月星辰，为王维的世界投下一抹清辉，与他的清寂之境相得益彰。

一位古代诗人代表一种思维，也是一种活法。唐代封建统治是儒释道三教并立，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不言而喻，对于韩愈这位中唐悍将来说更是如此，危厄压顶时刻，他是怎么智勇搏击的？在《韩愈二十三讲》中，张炜一语中的，“人性决定诗性，韩愈的急切、痛快和好辩，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，无论是情与景，人与事，都一概全力以赴，兴致勃发。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，有一种决战的姿态。”这样就不难理解，韩愈的雄拔心志和华彩文章为哪般。新奇的造句方式也是一种开拓，担负为儒家正名的使命。张炜擅长使用比较视角，把他与西方诗人艾略特作对比，得出结论，“韩愈推崇先秦文章，取其朴直刚健、言之有物和真情本性，以冲决当时盛行的华而不实和奢靡无力，去掉一个时代的缀饰和虚浮，使先秦文章在中唐得以生长，最终形成生机勃勃的文风，这就是当时的‘现代主义’的成长。”与其说是对顽韧生命的不胜赞美，不如视作理性主义者的精神共振，所产生的轰鸣恰恰是引领现代人回归自我的响磬，即回到常识，回到劳动，回到朴素的求真。

被误读被忽略的古人，也是被误读被忽略的我们自己。说到白居易，首先会想到《琵琶行》，想到他的“知足保和”价值观，张炜先生在《白居易二十三讲》中是这样剖析的，“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，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，但冲突仍是存在的。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，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。许多时候，这种超脱和纯然，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，但仍旧不出大文章。”他进一步发现，观察古代生活中的一些文化人物，有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与儒释道之间的不同关系常常决定其人其文。他们总要与这三者产生微妙的联系，有的是先儒而后佛道，有的则终生排斥佛道，有的三者兼收并蓄。韩愈排斥佛与道，走的是正儒之路，白居易最初是清正的儒生，对佛道持有警醒态度，后来仕途受挫，转向佛道，道家炼丹和佛家坐禅始终相随，这不啻明哲保身。对此，他以包容相待，对其解读耐人寻味，譬如，有个鲜活的比喻，白居易诗章高产而广为流传，这就好比高大炫目的屏风，不能只看到眼前，要有“精骛八级，心游万仞”的精神远行，眺望到屏风后面的险峻和浑茫。“自惭禄仕者，曾不营农作。饱食无所劳，何殊卫人鹤？”足以可见一位知识仕人的忧民忧世，一位桂冠诗人的精神风骨。对此，他又将白居易与西方诗人彼脱拉克等做比较，认为这是来自体制的装饰物；又分析他与苏东坡、韩愈的异同。与苏东坡相同的是勤学、酿酒、建筑居所、亲近自然，不同则是苏东坡比白居易更宏阔，白居易比苏东坡更通俗，相比之下白居易懂得止损，得以蓄养精神。与韩愈，一个温文忍让，一个峻急壮烈，白居易活了75岁，韩愈活了57岁。不难看出，“先天血脉不同，心志不同，气概不同，胸襟不同，所为也就不同。”

作为宰相之孙，杜牧的诗意人生有太多不同。《杜牧二十讲》中张炜讲道：“他自少年时代所养成的骄矜、疏阔和自傲的性格，将在不同环境下进一步演化，得到另一种酿造和配置。这对他虽然有点过于繁复和沉重，但未必是一件坏事。”这也是他成为“小李杜”的契机，其命运轨迹和诗词文章具备独特气质，勇猛英武，当仁不让，酣畅淋漓，冲决和奔突，豪迈和无畏。“我们展读他的一生，最为感到惊讶的是，他如此执着，大有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，颓丧之后复为振作，伤度之后再度激越。”五任朝官，四任刺史，他都怀才不遇，如果说十岁时祖父和父亲去世，生活难以为继乃是至暗时刻，那么为了给胞弟杜顗治疗眼疾，他放弃十年宦游幕府获得的朝廷官职，则是重情义的体现。直到胞弟去世，他一直相伴左右。历经坎坷再次回望，“他的峻急、孤傲、率性，他的诗与文，似乎都闪烁着另一种光色。在他短促的一生里，伴有一种隐约起伏的回音，漫长而细微，却终究不可消失。那是兄弟的伴唱，那是生命的伴唱。”因了这份情谊，他的诗句也愈加有分量，他的人生也更加有质感。也难怪辛文房在《唐代才子传》中写道：“诗情豪迈，语率惊人。识者以拟杜甫，故呼大杜、小杜以别之。后人评牧诗，如铜丸走坂，骏马注坡，谓圆快奋争也。”好一个“圆快奋争”，生动诠释青年才俊杜牧的俊朗飘逸和张扬个性，所以，“他定格在我们的视野中，不再改变，不再消失。他就是诗，他就是青春。他是这二者的代名词。”

读张炜先生的系列随笔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以诗论诗，而是拥有多元的视野和审美的精神。《李商隐二十三讲》中，他对李商隐的无题诗青睐有加，他看重的是纯粹立场，陈寅恪也说过，李商隐的诗歌是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。同时，他警惕强力索隐，“艺术是粮食酿成的酒，索隐者一定要把酒再变回粮食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”李商隐早年的《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》里问道：“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？”对比韩愈一生的不妥协，李商隐则是勇敢质疑。从王维到李商隐，张炜先生反复强调和纠偏的是古老儒学的误读或扭曲，以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，从源头遏制断层现象，从而捍卫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，归根结底是维护语言的尊严不打折扣不受玷污，这也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使命担当。

近日看纪录片《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》，打动我的不只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，也不是稷下先生的游历心路，而是为儒学文化保留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种种努力。千百年来，那一簇传承的薪火，摇曳，微弱，时隐时现，却从未熄灭过——如张炜先生在《芳心似火》中所写，“月色下，人人都拥有一颗芳心，它是热恋之心，激越之心，思念之心。然而芳心似火，它说不定在某一天就会呼呼燃烧起来。原来所谓的芳心，就是那颗爱心，就是把炽热加以收敛克制、保持了一种适度和温文、还没有开始放肆燃烧的心。”

【城市地理】

跑马岭上的洋槐林

□张佃水

洋槐树大都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山间丘壑，只要栽活一棵，便可独木成林，长满沟坡，如农夫般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，不像法桐、雪松还有银杏等，那么喜欢都市的热闹和浮华，纷纷上演着“大树进城”的闹剧。而据史料考证，洋槐树从北美引进中国栽种才一百多年的光阴，足迹就已遍布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，其生命力之顽强由此可见一斑。

暮春时节，从济南跑马岭下仰望，群峦之上已是片片雪白槐花的世界，它们散布在蓊蓊郁郁的苍松翠柏之巅，像大海里漂浮着的叶叶白帆船，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，美得让人心醉。车行山间，时不时与几株乃至成片洋槐树擦肩而过，槐花清新的香味丝丝缕缕氤氲在空气中，慷慨地催人歆享它馈赠的温馨。贪婪地张开嘴巴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浓郁的清香直入心扉，顿觉心旷神怡。

跑马岭以唐代武德年间李世民率军东征在此操练兵马，而闻名于世，历史上曾有“小云南”之美誉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，原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就位于此。岭上林木繁茂，花草遍地，树木以洋槐树为最。洋槐林里有的树干遒劲挺拔，有的老态龙钟；有的孑然独立，有的矮枝丛生。行走在这里，才算真正进入了洋槐花的海洋，它虽然没有桃花的鲜艳夺目，李花的淡雅洁白，樱花的浅紫泛红，但那缀满枝叶间一嘟噜、一串串宛如葡萄般的花朵，晶莹洁白，微微发黄，显得异常质朴可爱。正如谢冕先生早年登上泰山中天门时所描写的那样：“极目望去，眼前涌动的一片花海，白花花的竟是让人心惊的明亮。在道旁，在岭崖，在云岚氤氲的山谷，到处都是她飘洒的璎珞。浅浅淡淡的绿中泛着明媚耀眼的白，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着宝石的光芒。”历代文人墨客亦有许多赞美槐花的诗句，白居易在《永崇里观居》里写道：“永崇里巷静，华阳观院幽。轩车不到处，满地槐花秋。”陆游也曾留有“槐花落尽桐阴薄，时有残蝉一两声”的名句。让人不解的是，这些诗句中都有着悲秋的意味，时令应在中秋之后，那时还有没落尽的槐花？联想起洋槐树落根中国才百十年，诗人们所写的槐花该是另一种槐花——国槐树开的花，开起来星星点点，有股刺鼻的怪味。

一般的洋槐花新蕾未绽时如同银样新月，开后则神似敛翅白蝴蝶。洋槐花盛开的时候，洋槐树的叶子还很少，只有那么一点点冒出枝桠，嫩绿嫩绿的，闪着油光。给人花开还要绿叶扶的味道，虽然叶子少，总能够感受到一点儿绿色，春意自然在心头荡漾了。近几年还有一种开紫色花的洋槐树，被引进作为绿化树，在公园或者景区偶尔能看到。不知这是科学家改变了洋槐树基因的缘故，还是运用杂交技术培育出的新品种。

我的故乡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山村，那里也生长着众多的洋槐树。小时候，每当洋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我都会和小伙伴们挎着柳条编制的小篮子，爬山去采香甜的洋槐花。有时因为还要和野蜜蜂、蝴蝶们争抢地盘，经常被蜇得鼻青脸肿，胳膊腿也经常被槐树刺留下一道道血印。但吃着娘刚蒸出锅的槐花窝头，还是开心得不得了。

缘于儿时对洋槐花香甜的回忆，我在跑马岭的洋槐树林里小心地摘了一些槐花，满满的一兜，一路花香地回到家。